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學　敬天　法祖
聖孝　節儉　謙德
警戒　謹好尚　勤政
明決　務實　神武
教皇太子　教皇太孫

○卷之二

睦親　戒飭諸王（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警外戚　仁政　恤民
重農　安民　寬賦

賑貸　恤災異　抑祥瑞
○卷之三
求賢　用人　任官
興學　崇教化　育人才
崇儒　稽古　明制度
求言　聽言　辯邪正
斥姦佞　防微
○卷之四
明賞罰　褒忠節　體羣情
禮臣下　獎勵臣下　諭羣臣
戒近習　武備　備邊

馬政　諭將帥　撫士卒

○卷之五

報功　恤舊勞　保全功臣

恤刑　宥過　清釋道

懷遠人　諭遠人　馭夷狄

大明太宗文皇帝目録終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流昌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秉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於穫乎

○永樂七年閏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

命為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謝以

其老賜勑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〇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閒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

遂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於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於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

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急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

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之

法祖

〇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慘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

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並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

久篆文鎸之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上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毬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
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
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聖孝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亢何以悲為上曰吾往日度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修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著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畧之宜或昧是

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蹈於顯戮咸厥自貽今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為副監修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用光昭我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為無窮斯汝為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羣臣議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謚曰朕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禮作樂配功德於乾坤煥光華於日月帝王之盛無以復加壽於遐齡上賓

帝所萬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齊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勤開創化家為國隆配

天之厚德為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之慶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諒惟尊號未稱功德質諸前古必在尊崇所當博詢與議丕顯鴻猷庶用合萬世之公妖尊親之志爾文武羣臣其定議以聞欽哉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

明抄[illegible]　國子學一本

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上曰予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一）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為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劾

吏部名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闕宜令歸俟命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棄況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閒御謹身殿閱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誠如聖諭上曰朕於宮中徧尋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深恤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縉等

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遂遣書各王府求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賚之

○永樂二年五月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痛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戚焉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

上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能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强不能凌弱衆不敢暴寡天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上語禮部臣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宗廟

節儉

（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勅凡供具减半還輿和因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朕服用素儉約非好為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為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役人以自奉耶廣等頓首曰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憫恤下人如此蓋人人思盡心矣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裹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賛聖
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
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
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惕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以為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餒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

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實出
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
朕更當加慎

◯永樂三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禮部率羣臣上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羾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秪益慚愧耳君臣貴相

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瑞賜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於
宗廟下祈福於生民而禎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朕何敢當斯蓋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羣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乂安卿等宜勉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〇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情不可怠忽

〇辛未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遂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畢

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慮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勑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䘏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羣臣諭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

神莫不享皆由君德修於上臣職修於下感應之豈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灾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天命在我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上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

以卒至於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己未

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
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因此申諭之

○七月丙戌
上諭奉天門羣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心更
自警惕蓋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雖隱微之
際皆當慎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尚書蹇義進曰
四夷慕
聖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張燈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由不謹之故亦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茲祗懼以務脩省爾亦宜敬慎勿辦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以為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凉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寡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

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己酉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上勅文武羣臣曰比者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祗

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咎

焉於心卿等宜各脩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徃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鹵簿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武羣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等當相與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務用感召至和俾雨暘時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朕與卿等同享治平之福羣臣舞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内侍歌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己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將書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露辭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者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憸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為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害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疢自少如神僊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

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此又愚之甚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甄寧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

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閒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

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

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閏七月庚辰

上燕閒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皆畢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早稻故種穫皆早

上又問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

今日所行幾事其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逕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叅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謂養之道當務簡默為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明決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法司治之

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少民艱於孳畜寺外有閑地則推

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諜報塔灘韃賊籠秃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推賊帥嵬的哥以資粮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譎此語未必可信籠秃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粮然後啓行其以資粮不給為辭者嵬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為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擄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勑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肖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勑未

[illegible]明實言　[illegible]

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十餘人刼掠灰溝村黄甫川之地皆如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别書勑但於勑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計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於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刑部以聞

上曰民被誣矣誹謗恒言軍强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此語誣民

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氏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有軍校縛至二人言比京城中往往盜剪官馬尾二人專鬻馬尾帽于市此皆因盜所得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罪之乎疑似加刑有累君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蠻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祿廩無益於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調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於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言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法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實自戕何悔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

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服役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己曷不憐人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於今當死乃望垂憐汝若可生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府官謗己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職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是汝從人安得不知其所爲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

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已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徃徃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楧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凉衛軍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勅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矣故讒陵德之姦也林無蠹有美木左右無讒倖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軍民有怨謗語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嘆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謫彼屯田必造誣以覘僥倖脫已罪告訐之風不可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隣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貲橐紿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貲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贓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

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蔑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趾充軍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黄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蘗古所進楚王書羙與衆衆觀書中有干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燬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朋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illegible]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

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闒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糧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藕田少水而奸民多私決堤防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糧耳請俱罪之

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堤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決堤車水曷

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己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餒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浙西水潦趙居任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即義有絕已失節於夫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務實

○永樂元年正月乙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illegible]苟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矣

上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殁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以祝

聖壽

上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禱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外求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平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
侍臣頓首曰
陛下守
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為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辭

上進其耆老諭之曰京師ノ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宜督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則廉耻興風俗厚而習本於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吴傑並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英老邁退縮安愎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徒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衆而無紀律則易亂且擊前而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者徒多何益今彼將帥不齊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不不明往者鄭村于壩之敗知

風行草偃其士卒非不多也大抵將爲三軍司命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其兵甲雖多粮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者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即日渡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卧榻迨旦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燁燁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景隆等軍横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踴躍争奮後軍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精卒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以馬步齊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爲戰勇氣百倍

上遥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彼

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刑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

於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

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遠破乃易飯以勁騎驍出敵後突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煙焰天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委棄輜重器械斬首數萬

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寇遁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陛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凱陶鑄欲城滄州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敵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隤圮已久今天氣向寒城豈易就我乘其備出不意急趨攻之敵有必敗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伐之意以怠之耳夫今不

取彼城完守備固難於力凡事貴密故未令衆知將士張玉與能叩頭稱善

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謀兒窩兒彼數程無水皆不備趨此而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二更啓行盡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會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滄州敵猶未覺督軍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擐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由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斷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都督徐凱

程遲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幷指揮以下百
餘人餘衆悉降咸給諜遣歸

○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車駕征虜駐驛蘭忽失温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
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頓兵山巔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命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
擊之虜敗而却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
聚攻其左虜盡死鬪
上遂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千級餘衆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勦餘衆

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

車駕北征駐驛鷄鳴山虜之冦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次威遠川聞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夕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寇倉卒以其衆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蹂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上乗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

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溪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吾所得已哉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逋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遠遁信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也虜為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言決矣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教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愼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文為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今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

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遍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徧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賜之　勑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重爰簡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賛蓋自古聖哲為政未有不求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己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加審擇言果當理雖芻蕘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雖王公之貴不可聽唯明與斷乃克有成至於武備亦宜盡心居處恒重於防閑幾務必嚴於慎密斯皆致理之要宜祗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

可偏聽以爲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上聞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重囚爾奏乞貸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勑諭曰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訓此書於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潛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寅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

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

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庚辰

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爾以

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於孝心然朕此行本為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

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為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

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
民閒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
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
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
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
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又
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難皇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為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為圖其土地利其貨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還叛非痛懲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御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漢令不敢近塞

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嘆曰孫之語吾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驆楊林戍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識民艱難經國之務懵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

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勑曰爾嗣有

宗社人民之寄今閒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

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勑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
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爲本未有不如
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勑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
者之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
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
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
別淑慝明賞罰以係
宗社悠久之託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開[illegible]

郊圍獵一軍害民即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為所忿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為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一終

大明太宗文皇帝寳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　進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深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　錦讀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令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甚愜於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

予之意

○九月己丑勅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社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忠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

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内難建文君之隕自絶於天朕爲諸王臣

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倫之樂而

賢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爲艱固請改國荆州

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荆州

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卻而復至謙約之誠溢於

言來去衆就寡厭遠條通手足之情何恣違抑人之從所請建國荊州而仍舊封號甯衛已令兵部改撥所穪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晉王濟熺曰得奏欲上護衛及所畜小肄靼夫護衛昔爾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辭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為非輙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韃靼護衛有缺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荔枝等物

上賜書答曰比送至荔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博文好學

不僭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歸蜀國山川遼遐賢賢親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𣜬遣人賫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𣜬所奏遣人賫示齊王榑而賜書答𣜬曰得奏具見賢弟遷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惟欲與諸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諸弟皆同賢弟此心福慶豈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為諸王表率隆藩翰於國家昭令譽於無窮此兄之所深望近齊王數為不法已封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亦冀以興起其遷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𣜬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而

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

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

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橚手錄特賜十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榑上表悔過謝罪賜書荅曰覽表云繼今改過不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永終不墜耳吾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處治若非王府之人

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秦王尚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謬朕遣書戒之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甚通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首曰此由

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上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之謂小過無害訓至於大過謂小德無

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瀋安唐郢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給祿米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勅王府文武官屬曰封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為輔導今諸王年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贊惟德惟義一遵

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無窮之譽欽哉各賜鈔有差

○八月乙未賜書諭平陽王濟熿曰爾與兄高平王同毋

今爾兄蚤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母特與爾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又聞爾能念同胞之義為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深慰朕懷夫人之處已貴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

○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㰘書曰古之聖賢皆貴改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家無事正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有但不至流蕩可也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可怠忽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㰘之妃鄧氏卒亦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榑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㷄薨上惻然曰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塋賢㷄庶人榑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奬答蜀王椿曰去年谷府隨侍都督張興來言橞潛萌異圖言之至再兄未之信今得賢弟書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賢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儀賓顧瞻回附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金織衮龍紵絲紗羅衣九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綵絹千疋梵羅錦

十條高麗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匹鞍二副往致兄意至可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楨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畜馬甚勞已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王前違背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王其益懋進修以副朕友愛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次沙城召晉庶人濟熺及其子美圭至濟
熺晉恭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地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炫永和
王濟烺並奏濟熺心懷忿恨圖為不軌
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勑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為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矜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為郡王時公侯伯五府六部
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羣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必自懲艾且仁者不絕

人之祿剝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上從容諭濟熺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臧屢戒飭不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豈朕心所淂已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人孰無過能改斯善爾勉之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恩為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諭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蓋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襲衣貂裘鞍馬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子徃居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

其有坐齋熺事逮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廚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言女戶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為吾弟故釋之不問而忠猶妄覬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以名爵為激勸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其至公乃足服衆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

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可必信然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謬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
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鷄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况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囚辱復諸富貴安樂之地乃虐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其審思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令暫居鞏昌講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器邇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斯共保富貴今聞長世尚烈所為若此豈保富貴之道也今臣民皆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況鳳陽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虐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深戒之使改行為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於冥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五月丁丑賜岷王楩册寶并勑諭之曰昔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册寶拘囚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畧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宗廟之日沉湎酣酗無顧藉至對閹竪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寘焉無慚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畧爾過仍賜册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小人進學修德用藩屏國家毋作匪彝以貽後悔欽哉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隨從仍賜勅諭之曰爾所爲傲很悖慢上違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遽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迢遠於朕心有所不忍勅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

○八月辛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弟濟烠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弟之故姑屈法

不聞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來復蹈前失爾為之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前人爾有愛弟之譽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魘鎮事者上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為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為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為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害國家所以決欲去之者為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畜疑

(一)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恩意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氷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論於已然則無及哉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篤於親親藩國重於守法朝廷之紀綱明正親藩不齟齬於其間藩國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於其上恩不至於掩義義不至於傷恩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

吾嘗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於祖宗不友於兄弟不慈於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即位以來恒切戒此閒居獨處教詔子孫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為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吾躬當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為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於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室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怏怏或聽小人教誘為非甚者形諸怨謗屢鎮所為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

此特私恩耳為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況

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於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於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悃欵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昨令爾弟慶成王濟炫暫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至彼恣縱非為狥私藏公違禮壞法如護衛軍人為強盜既不以聞又不羈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造飾偽詞曲為掩蔽豈是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原爾愛弟之心素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於善術庶幾可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據

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過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〇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榑不法者

上賜榑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覩之王豈有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實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

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

○十月丁卯有告齊王榑不執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為而惡之不當為王舍其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

○永樂八年十月乙卯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勅戒勵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賫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由達禮致王於此者皆

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為庶人革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賜勅諭橞曰爾頑很兇悖棄滅天倫造為反逆賴
天地眷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咸請
明正國法尚念至親曲加寬貸今削爾王爵降為庶人以全餘生朝廷於汝恩甚厚矣其深省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內買人口賜手勅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浙江買人口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郡縣承行者皆被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為爾之過可不慮乎況此舉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勑戒永和王濟烺曰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違越比聞爾擅造印章皆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之用爾擅為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不問自今宜謹遵禮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勑靖江九府輔國將軍贊億曰監察御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貸民多取利息至繫人妻

拏逼脅驚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為則赴京面陳若左右小人假爾名為之即械送京師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李諒於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上命姑宥之而勑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於

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事聞侯之子懇謝過乞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為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謾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不得免況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於肆赦而貴近不可倖免行法必先於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款台乗馬過

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箠楚幾死款台請罪雖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為駙馬縱恣暴橫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觀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師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鎮衛撫武戴有罪逮至戴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於宿州縱恣不法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法法者防制於未然遵之則吉違之則凶朕為天下主一遵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逋逃輕犯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自今宜改行為善庶幾享福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慎之慎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上召赫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恩光衆犯法昔中山王勲親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昶奏事畢辭歸南京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

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於此昶

皇太子妃之兄

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橫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云

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奏强盜該死罪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没入習匠輸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雖年

幼旣能行刼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之豈能自為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悼不加刑二兒去悼之歲皆不遠況試其力皆不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矣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曰免黥旣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遏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旣黥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墨刑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陛辭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以保民為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閹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勑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於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賫勑諭交阯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曰交阯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寬厚無為刻薄勤加憂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於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為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先是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於饑寒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令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上憫其感恩急於趨事并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勞勤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皆盡力奉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粮遣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卹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諭羣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年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為

宗社生民之計今

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

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户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

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若來春宜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爲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未嘗不樂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瘼陛辭

上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温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灾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獘當革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遂爾等其

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爲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況畜牛本以爲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衆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欲後宮爲建文所焚東宮亦拆

毀皆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斯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脩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

○五月丁丑勑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於民爾等畧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翫愒視為虛文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情鬱而不達朝廷惠澤遏而不下此豈大臣為君為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即於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居外郡為講讀練習之計今四方來奏水旱蝗蝻道殣相望因念諸群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重勞軍民如永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穀豐登然後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即日停罷

○十一月壬辰早風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書黄福等曰濬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旦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軍士仍賜鈔充顧直

○閏十一月乙卯戶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止於見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即先於濟寧

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即先於德州通給今濟寧德州皆請令民於見有儲積之處轉運米粟往緣途驛館頓貯待給為便宜從之

上曰此徒知便於官豈顧不便於民北方之民勞悴未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忍重勞之轉運勿聽

○永樂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為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為國家任牧民之

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為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為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蚕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強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為惡之人則為善者自安懲其趍末之習則務本者自固無有所擾之況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為甚今畧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食膏粱身

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於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恩者今春作方興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不宜妨其所務況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即檄諸郡止之戶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雖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於法又勅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為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浚河渠修築堤岸陂池捕蝗蝝

遇有饑荒即行賑卹比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為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灾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於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爲近臣者宜戒刻薄遂勑廣東

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於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八年三月庚辰溫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之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輸京為便

上謂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

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脩治者請如洪武故事借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民役之

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本也其役之於歲終閒暇之時亦以附近不甚爲勞今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寬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毋久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等督運兵餉命都指揮

王瑛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瑛等諭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
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然是重吾
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內民
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無賦役者
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飼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甚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不可
以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令養馬爾
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陳瑄

所統運粮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粮儲宜令各處粮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為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旱潦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illegible]出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運輸數千里之外乎若令秋收後運來則北方河已凍候春煖而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穈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厚祿何為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為民者愈困為兵者將惰矣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勸力以督下人若今歲

復怠惰耕穫不及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户部言漕運至漸多請發民置倉貯之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奪等第輸作後不為例

安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止姦臣數人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為衆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為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衆許諸人首

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八月甲子江西廬陵縣人民有嘯聚刼掠者江西三司請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惠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勑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齎勑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禍連歲軍需百費皆出於民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即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為天下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

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刦掠羣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勅諭爾宥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為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勅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勅至民悉復業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勅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刦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勅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冰渙然消釋宜即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勅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曰交阯頭目中有既降復叛叛而復歸者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幾以安衆心

寬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不可槩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播二宣慰司酉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頃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併其歲額除之但人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充矣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掌交阯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阯初平其地徵歛下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歛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蕪而稅粮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將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即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州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　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恩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於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為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況彼遠夷猶當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操練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官言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遂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獲豈若汀蕪溪荇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兩役皆不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為朝廷歛怨其治之如律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

速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彥清等言累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逋租折納鈔帛

上諭户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知科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澇衣食必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人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朔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免粮徭役給牒為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户以遺所給牒有司復徵其徭役事聞

上諭户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謹

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蘇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廣之常德漢陽荆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濫淹沒民田其稅糧乞俟今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爲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災之租凡蠲田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已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擷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況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計累年所

負欠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産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徵之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賑之又可徵稅耶於是悉蠲之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糧芻上司屢遣催徵乞寬貸之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時衣

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賙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爾户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粮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恤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眞定槀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移者衆今天寒乞遣人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於旦夕其可乎命户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

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卹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務盡其道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盡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户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食請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莩死多矣宜亟賑之於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口八口者八斗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斗三口以下五

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粮之數不必驗口

○永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口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不免於餒死國家於惠民豈可為旦夕計特命戶部倍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嗸嗸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

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

○永樂九年七月戊子户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六十五口户給粮二千七十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

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為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間有為欺謾者豈可以一二廢千百爾即遣人覆視但曰苗壞于水者蠲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賑之

○甲戌勅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難不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陜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費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粮今年不責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闕謝

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耆民詣闕謝賑濟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比念民饑令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況郡縣儲蓄政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已令止之而今復來並給道里費遣歸其未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鄆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食命監察御史秉傳往賑之陛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頃刻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隴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以備民之急朕數詔有司卹民今乃坐視其饑寒不言亟令監察御史發廪賑之并按問其長吏坐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寶坻縣雨雹傷稼事聞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於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何以

俾給其速遣人臨視果為民患令有司發粟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勅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曰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速發所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往賑之通等陛辭

上諭之曰民饑餓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早至即存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之務悉停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於是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〇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内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
百姓吾赤子乎

〇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戶部言直隸開州徐州高邑靈
壽欒城等州縣民饑
上惻然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
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灾傷而民不至於饑窘者則
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
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内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

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餒死者已不遠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卹災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

月不雨上覽奏憂形於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雨雖種亦且槁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户部遣人馳往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陛下存心於此實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給事中朱芾曰在外有司官

來朝朕令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東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且諭之曰蝗苗之蠹爾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稼長養之時宜盡力捕瘞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坐視不問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

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即設法捕絕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於提督同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卻祥瑞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子交阯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為國為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羾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卻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為治尚文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又黎民〻食給足即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

行在禮部尚書趙羾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禾陛下卻羣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德之應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灾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明旦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

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
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剌國王賽弗丁貢麒麟禮
部請上表賀
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
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羣臣以為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恃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祗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

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師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上賜勅諭之曰朕惟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凉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

心以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嚮心則自旁氣如龍鳳蕤賓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勑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

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謌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上天委貺朕與卿等正當憂勤惕厲以答天眷何以賀為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求賢

○永樂元年九月辛巳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劇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媢疾蔽賢毋狥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永樂二年二月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甚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違制宜罪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知

人今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永樂十年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又曰

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陞都指揮使劉江等一百九人為中軍都督僉事等官

上顧群臣諭曰諸將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甫清論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于功臣固當保全而帝王用人豈可獨遺勳舊漢賈復吳漢才堪輔相光武徒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深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將為秦越况君臣乎吾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

保功用人可以兩得羣臣頓首稱善

永樂元年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靈翦清奸究遂正大統莅阼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心懷危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達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群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概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攄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五月乙未曹國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黨逆并黥刺而建文復舉用者請俱罷職發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為奸臣齊黃等薦舉任用者俱發為民
上曰此議過矣
皇考作養人材皆以遺子孫後雖由奸臣以進豈為奸臣

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黨逆者發原配所非犯黨逆而經黥刺者罷遣為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復職者此于例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皇考所在造就為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況出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才擢用

○十二月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既命下
上問左右曰翰林檢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
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偁若何對
曰偁初除未知其為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
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
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
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
同遂陞博士張伯穎以下皆為檢討

○永樂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推

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浮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給事中孫瓚密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旨度之不誠爾早晚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適爾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

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於節儉朕昨觀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勅晟曰比御史

言卿專擅蓋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請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況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間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懷

○永樂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今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

上曰此曹於戰則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鎮故使之日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負任使而后將以永保祿位

矣

○永樂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惟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顧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出之又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將以敘肅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輕授又曰豈但御史百官大小之職皆須擇人庶不康官廢事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

刑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陛大

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奉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

上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撫民及剸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永樂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令來

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睿歐陽譙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四人由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此選司之弊遂命賓黜秉等為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 本貫籍没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于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之害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

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爭諍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

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黠遣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察

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永樂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上語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駑馬為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永樂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户科給事中黃惟正言蘇州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儼皆由監生始仕巽懦無為請改用能者上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

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可辦江浩等即名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永樂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刀筆吏為之者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風紀秖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由吏為御史者悉罷之其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永樂十年正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長昔人每裁

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嶽之臣方數千里之地生民吏治懸諸數人之手得人則民安而政理不得則民不安政不理其任匪輕今廷臣中有賢能者可選用之

興學

○永樂二年二月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矜其情北方近二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所謂悉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廢之

（一）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員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

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悞小過可恕其省之復職

（一）永樂三年正月丙辰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

月寶訓　永樂三年　上

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儀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汝宜勉之

○八月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廩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十年三月丙申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呂名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

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崇敎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申明木鐸敎民之令

召宗民耆老諭之曰我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倣古為治三十餘年海宇寧謐民咸樂生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衆自京師至於天下郡縣皆當置木鐸及見丁着業牌令民每日傳遞以知警勵勤於生理毋犯憲章良法美意可傳萬世建文中信用小人更改舊制京民被其虐害逋逃相繼數年之間風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統嘉與萬姓同樂太平通等其謹遵成憲安分守法永為良民毋作不靖以干國典苟或違之自罹殃咎不可逭矣仍命戶部行天下咸遵之

〇永樂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趙彝等奏安東中護衛有千戶家居詈其妾庶母重聽謬以為詈己訴官逮問庶

母坐誣當杖千戶告乞代受杖上曰不尤其誣已而願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

○永樂五年五月癸酉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年十一月丁亥開州民父子三人自陳受國家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同往効

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命户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為報效蓋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為民欲報國恩不便效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倣傚為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育人才

永樂二年六月甲午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

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

曾啓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

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淂於己庶國家將来皆淂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淂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来國家亦淂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

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淂輒生驕慢凶德孔子作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爲道里費

○九月壬午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流紫廣敬相繼病卒歎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者曾不幾時連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久之

崇儒

上義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諭後世其功德在生民

盖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将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先是勑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

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

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世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閏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讀學士致仕武周文陛辭命留之賜
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官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
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
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修履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遵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永樂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咸事之廟宇須稱不可但應故事今老釋之居布滿四方皆宏麗堅固孔子曲阜國家豈可不致重朕舉兵靖難時嚴禁將士過曲阜不可損壞褻瀆將士皆不敢違令爾宜體朕此意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兗國復聖公廟時有司言復聖公廟壞

上曰國家重道尊師致嚴祀禮而廟宇不稱是瀆神矣遣

神有德奈何不謹命工部即遣官修治又命凡從祀諸賢之廟有壞皆修之

稽古

○永樂元年七月丙子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輙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諭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黄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成以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明制度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勅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上自
朝廷下及臣民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行之久矣朕慮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刑憲非朕所以愛民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之福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賜晉王濟熺書曰
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比有言駙馬胡觀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從來云爾與之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若王之

分可僭其漸既長何事不可僭矣繁纓小物孔子惜之爾繼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永樂七年四月甲午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皿皆有定制比來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罹刑憲者此諭教未至也即以舊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繪為書冊頒示中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

以為詒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戊辛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以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十二月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澤下書論事凡數百言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踈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膺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

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甲子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毋隱又顧翰林院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四年六月甲子

上謂諸近臣曰早来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

今事之叢脞若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八年三月丙子

車駕北征次凌霄峰因問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

幾人對曰百五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令日皆須言緘默者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議行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

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司闒茸罷愞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寡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

天意

聽言

永樂四年四月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繒彩市之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鐵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侵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怨彼小人立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鐵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聽作謀非持敬不能盡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為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户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中事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忠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

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為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剝非助朕為善若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為監察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為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

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辨邪正

○永樂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閒顧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偽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以此耳

○永樂二年七月壬戌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永樂九年三月乙丑三法司奏審錄囚徒既派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矜恤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饕欲食恣意為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宥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斥姦佞

○永樂元年十月癸丑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憸人為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為治朕已斥之為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為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侍臣對曰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憸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辨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憸人政謂此也
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遠之必將惑人

○閏十二月癸酉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大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于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永樂二年三月庚申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為可矣雖其為惡之心未必革然為上者用法當得

寬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僞猛則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慝奸導其為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瑛等云奏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瑛不肯剝剝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切不顧枉陷良善甚爾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瑛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着使咸知瑛等所為而

以為戒

○十一月乙卯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淂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捽出之

○永樂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

上賜勅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爾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乃言柏花為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厲生民足食四夷

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侮如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姑曲宥爾耳罪若復為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

〇丁丑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灾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〇永樂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等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

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永樂十年五月丁亥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大發長沙府民言有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在於利皆斥之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巖山有聲

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操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春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為豐年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于此比年水旱相繼民罹飢寒朕深憂之居任為人雖頗廉勤

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視毋爲所欺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禮部祠祭淸吏司郎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上不聽至是復奏尚書呂震亦言聖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加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

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監察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防微

○永樂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上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没頹初亂纔數十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返人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為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

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〇永樂十年六月癸酉禮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明賞罰

上初舉義大賚將士諭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為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太難非賞罰至當何以

服衆然予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循私情勿虧公義有功無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行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永樂二年正月丁巳

上既定屯田賞罰例因諭群臣曰凡合衆作事必有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六月壬辰

上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為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

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上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等曰刑賞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善者被害而惡者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毋有所徇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

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獲皂君山首賊并其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姪縶之于家而馳報官遂獲之

上曰母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但執賊首誅之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況佛亦有天堂地獄惡報應之說爾儒者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户部引奏種樣田官軍言於令種樣田者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治罪

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淂專惟坐其官

○永樂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

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

○永樂七年六月己酉勅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令民之休戚係焉比遣御史考察賢否而陞黜之還言汶上縣知縣史誠祖廉公愛民治行顯著已陞為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事易州同知張騰貪汚殘虐壞法欺公已寘諸法夫郡邑之廣守令之衆豈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詢訪具實來聞其廉能恤民者進用之貪刻無狀者罷斥之庶幾勸懲激勵之道

○永樂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為平江伯所殺不當襲今乞矜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用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令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阯各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阯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丙寅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永樂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

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橫斂一財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農必去稂莠者為害苗也繼今犯贓官吏[illegible]如法不可貸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巳車駕北征次土木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
上面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狥

褒忠節

○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圮壞

請發民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耶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丁未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圮壞

請命修治

上顧侍臣歎曰此皆肯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德百

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况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况有功於國爭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體羣情

○永樂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陳瑛等奏中書舍人芮善妄奏邢官罪請下獄先是善之弟家武進夜有盜殺之并殺其婦刼其財物弟家疑所親者捕送于縣獄具上刑部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上刑部官故出刼盜吏命御史鞫之御史復驗非盜縱之

遂明刑部官無罪請罪善

上曰兄弟同氣遭罹非命心切哀憤理有未察然今尚未明盗假令獲盗有驗而善固誣執盗則不貸其釋善勿治

○十一月庚辰免教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祁陽縣教諭建文中謫教大理縣至是例淂復祁陽孔高朝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還縣以聞

上曰母子之愛本扵天性睽違萬里數年矣一旦相會情難遽舍况扵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閏十一月戊午户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扵諸城納米中

鹽若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目此非舊制當追其引目罷支所中鹽

上曰商人米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商人本錢未必皆己所有責其生產有先捐數倍之利告假於富室而盡勤勞以入米所望非小其引目勿追所中鹽悉還之但今後須循舊制

○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飢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

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陽縣所言不可聽

○永樂二年六月乙酉中軍都督府奏卒有畜馬者馬為牛觸死宜責償

上曰虎尚有為牛觝死者況馬乎富家欲市一馬不易詎卒安能償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強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

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孝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稍緩軍士就役亦難但旦出暮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毋盡其力盖隆冬盛寒非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永樂四年三月丙申宿衛將軍奏京師偏街小巷多草屋往〻失火延燬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風雨濕漏沮汝不可居豈其智不知用瓦之便顧力不足耳爾細人不通人情敢妄言遂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人謂齊王所為不道垣等不能輔導為善匡救其過宜寘於法

上曰齊王兇悖出於天性如暴虎雖檻之不馴曲木雖揉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之資雖教不善齊王朕弟於屬至親拔於艱危困苦之中納諸富貴安樂之地恩亦不薄及聞其所為之非誠心以告之

温辭以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聽納之意況肯從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為惡者不使倖免無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坦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毋一槩論之

○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淺漂沒所運糧米合當追倍仍治其罪

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當仍治失糧之罪悉釋不問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
爾況遠外哉命兵部黜其守衛官戍邊
○永樂八年七月甲戌
車駕北征還次龍門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裘悉敝未有更衣朕何爲獨先
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朕亦易之未晚

禮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
皇考多効勞勤今筋力雖衰日與群臣並近朝參艱[illegible]

趣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見任事者不在此例

○永樂元年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丘顒俱以年老　誥勅令致仕歸鄉陛辭
上命賜宴復賜鈔為道里　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加宴賚令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毋或不及

○永樂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患背疽先月

上命御醫劉觀往見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淺及用何藥明旦來報至是觀言病證淺已傳善藥不足慮上曰勿謂證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皆當如救焚拯溺毋憚寒暑暮夜況為國家療一大臣人貴賤不一譬如木有可為榱桷者可為棟梁者六卿朕股肱之臣蓋棟梁者爾能療之使安亦是有功於國不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賜義鈔一千貫且諭義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痊須戒勞煩也

獎勵臣下

○永樂元年五月壬午勅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曰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為之長能悉心殫慮為國為民凡

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撙節措置尤為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無愆奚卹人言卿勞心為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蔕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遂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加奬之

○十一月己亥命儀封縣知縣許譽復職譽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耆民詣闕乞留
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但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必嘗有及人之德即令復任仍賜鈔二十錠文綺衣一襲

○永樂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扵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数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
即令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十二月丙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
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黄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
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
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賚必求
稱其事功何居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

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四年九月己巳禮部奏有守邊百户獻馬四疋

上召百户諭曰爾畜馬甚勞朝廷馬足用不須爾獻命禮部還之百户言臣畜馬頗多恒念無以報國恩此出臣

實心

上曰爾為武臣須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馬可嘉矣但汝報國在勉立軍功不在獻馬竟不受賜酒食　而遣之

○永樂七年六月壬寅陞汶上縣丞史誠祖為濟寧州知州賜勅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

能副朕心者寡焉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均役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内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陞爾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上尊一織金紵衣一襲鈔千貫

○永樂九年九月己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九載考績皆命復職賜勅褒諭曰尚書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淂失民之休戚俱係於斯卿等以經術發身事我太祖高皇帝奉公守職恪勤不懈肆朕纘承丕緒簡求碩德以任台輔而卿等克秉正直攄忠竭誠無有所隱一

德一心始終無間可為淳良篤實君子有矣今歷九載厥績益彰朕深嘉與夫君臣相遇自昔為難卿等尚益篤忠誠益勵直操表率庶僚光輔至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職此為戒欽哉

○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豫言韃靼别部同居寧夏若有懷貳之心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来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

誠鈔二百錠羊十羫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永樂十三年九月己未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滿九載復職賜宴於禮部且賜勑褒諭曰國家建北京置行部尚書總理六曹其職重矣卿質直剛毅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任洎朕肅清内難効勞竭謀贊輔守成簡在朕心朕登大位圖任舊人特授卿尚書俾總北京之務一心為國知無不為總理庶務咸得其當屬茲九載考績惟稱特賜勑褒奬卿其益篤勤誠以率其屬庶永終譽欽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書吳中九載考績命復職宴于禮部賜勑褒諭曰尚書之職所以總國綱維一事失當則天

下有受其害者必淂才識通練之士方堪斯任卿發身冑監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稱任使朕舉義靖難卿自大寧來歸多効勞勤朕嗣天位屢加超擢繼陞冬官卿亦克殫厥心及茲九載考績式稱朕用嘉之俾復厥職尚厲乃操懋乃功表正厥屬以永終譽書曰慎厥初惟厥終欽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以九載考滿復職命宴于禮部賜勑褒諭曰都御史持憲綱總察羣司為
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剛直有為習於吏治祇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務及朕即位屢用遷擢繼授風憲激揚糾察咸淂其宜歷任九年不聞過舉可謂難矣尚益

懋忠勤厲風節弼成至治以永終譽欽哉

○永樂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儹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糧餉為切而人力漕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庾充實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撫恤俾軍士樂於趨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不淺矣勉之勿怠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三終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諭羣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
信任姦回紛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予荷
天地

考妣之佑繼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群臣尚竭乃心力弼
予于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于彼苟事有過誤
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
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己在于存誠始終靡懈
咎何由至始若不謹曷克有終予念君臣一體故披露
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
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關係軍馬錢糧數

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其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九月甲申

上既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至公行爵賞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雖賜賚有限而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勤朕不吝於報賚爾等勉

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論報之際輕重失宜
其即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自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
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
不可居安忘危爾等亦不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
保名節斯福澤延于子孫功名播于永遠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討功臣畢
上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為君必
務保全其臣然為臣亦當思自保凡人致富貴難保富
貴尤難爾等從朕數年萬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祿及
子孫可為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不敢

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敬慎庶幾共安榮於永遠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勑諭中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四海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外此道歷代以來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三十餘年海內宴然禍亂不作政教脩明近古鮮比亦惟任天下之賢保民致治以克臻茲朕纘承大統以主天下夙夜兢兢思惟撫安以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各盡其道無為掊尅無縱詭隨端爾志勵爾操懋爾

忠勤共遵成憲為民造福其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辛未

上以岷王楩所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事賜勅諭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諸王以固藩屛王府官屬有不能輔導或誘王為非者咸加顯戮成憲具在今岷王所為縱恣擅拘諸司印信驚惑衆心激變夷人又受命不朝京師此果出王意而汝等傍觀不言乎抑汝等導誘為之歟二者之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寬宥止降爾職尚思後效以贖前愆

○九月丙子朔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為治之道在寬猛

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于四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初定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慘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浸百年之後奸雄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

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纘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才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爾文武群臣尚思各恭乃職敬乃事勿為朋比勿事貪黷勿恣情縱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哉

○十月甲子勅晉府長史龍鐔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于有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遣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寘汝于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

毋復爾戒之戒之

○閏十一月癸丑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風憲為耳目以糾察百僚綱維庶政比来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翫愒略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内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罰

○庚申

上御奉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為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詗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於事無不得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

蝗旱水災為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剋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

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十二月戊寅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既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心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為人典守寶貨擅啓蓋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

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逮所以役工匠中官責之曰朕為天下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遂付錦衣衛治之

○永樂二年正月庚子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以愛民為本愛民之道使其衣食給足無凍餒之患則鬬爭可息禮讓可興化行俗美臻于至治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撫有區宇保民致理一於休養生息之道思之至而慮之周故三十年間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至於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寧尚慮天下

之廣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敎之務善以遠刑辟道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聞欽哉

○永樂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幷天下文武官述職者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賜勅諭曰人君守成法以出治人臣遵成法以輔治君明臣良上下協和乃臻治效朕自涖阼以來宵旰孳孳惟守太祖高皇帝成法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致誨不能使牧民者盡其牧民之道典兵者盡其典兵之職官無廢事

人無失所而已其間能勤以集事廉以律己仁以恤民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變易者朕已褒賞之其有以怠廢事以貪掊尅以私滅公以苛刻厲下亂政壞法無所顧忌者朕已黜罰之此豈朕所敢私予奪賞罰一出至公爾等無以善惡為無驗禍福為無稽天有顯道國有常憲爾等恪遵朕訓無怠無驕永保貞吉欽哉

○己亥六部都察院數奏朝覲官其所治事稽違者多請治其罪

上召至前諭之曰爾等分理庶政勤慎則百事舉怠忽則百事廢顧立志如何耳今諸司論尒等職事稽誤皆由怠忽之過夫慢令棄法國有顯罰今姑宥爾其歸改過

自新若仍蹈前非朕不能曲法以貸遂勅免謝辭即日
出京
○四月甲申遣翰林侍讀曾日章奉勅諭西平侯沐晟日
章陛辭
上曰朕所欲告晟者具載于勅爾以朕言諭之故黔寧王感
高皇帝厚恩盡心竭慮功在社稷名垂竹帛爾今日受國
家之寄非輕為子而能繼父之功業孝莫大焉為臣而
能廣君之謀猷忠莫大焉如苟足於目前必無遠大之
計周慮於事外必建奇偉之功恃一己之能易盡集衆
人之智無窮其必勉之
○七月丙辰復前更勝右衛指揮使陳景先職初景先以

虐害軍士罷戍邊至是援恩例乞復官兵部言景先不恤軍士復之無以警衆

上曰朕念此人舊勞姑宥之遂召景先至前諭之曰積功至指揮非一日之力朕嘗戒爾輩善保名爵爾輩徒知淂之於萬死一生而不知失之扵一旦不謹守法循理保名爵之道也豈可不慎且為將豈可不恤士卒譬如人身將則頭目士則手足手足常在捍禦頭目而為之用若將與士之心乖離一旦有急將能獨自為功乎爾罷職居卒伍以來悉知為卒之苦矣朕姑錄功棄過以復爾職宜省己改行若復有犯國法具在朕不淂曲赦爾也

永樂五年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緘口者事聞上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永樂六年十一月甲寅命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

忠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司經局洗馬姚友直等官輔導皇長孫仍賜勅諭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寔

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扵無窮然宏才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之子必資薰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譽欽哉

○十二月庚辰遣使賫勑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朕荷天地

祖宗之靈自藩邸入正大統每惟靖難之日北京軍民父子兄弟攻戰守禦竭誠效勞艱苦備嘗未始忘之今天下太平爾等宜守分力本孝親敬長教誨子弟輯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為善人君子或有過愆宜改行易慮以臻于善若不率善而作奸犯科朕雖念舊勞其如公法不可貸何夫為善獲吉為惡致凶天道昭明報應不爽爾等服膺朕訓庶幾福及子孫

○永樂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辭

上諭之曰君國之道以民為本　設官分職簡賢用能惟求安民而已為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

下之民舉得其所爾文武群臣受國家委任宜操節勵行盡誠竭慮治民者專務恤民治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飢寒體其勞勤為之除害興利教之務本力業孝悌忠信尊君親上敦行禮義無作愆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之大事不得已勞動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為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于民武官之功寔因於軍能推仁恤之心蓋亦報勞之意苟不知報或又縱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猶將禍焉禍淫福善天道惟彰賞罰至公國典具在爾其殫心盡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懷

○二月戊寅

上諭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朕命爾等輔東宮監國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時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車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無聞多矣獨

蒼有賢名至今凡為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
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
頓首

( )三月庚午
車駕至北京大宴文武群臣及北京耆老宴畢賜勅諭群
臣曰朕荷
天地之佑
宗社之靈暨爾文武羣臣翊戴贊襄再安家國今海宇無
事嘉與卿等同樂太平然當思相保於永久自古為理
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盡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國家
安則卿等亦安勉之無忽賜勅北京耆老軍民曰朕與

爾等躬歷艱難以至今日幸四方無事宜相與共享安樂人情久安易生驕怠驕怠者罪戾所由生也繼今為父兄必教訓子弟為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夫婦婦長長少少和順敦睦各安其分以勤儉自執以禮法自防婚姻死喪互相助貧窮患難互相卹無乖爭之風有忠厚之俗而永為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勅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而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雖有獷戾難化然烏獸之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昔李廣殺降終不得侯禍貽子孫今卿鎮邊疆必使蠻

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時蠻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獲至者輒殺之

上聞之故賜勑切戒云

○閏四月戊申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黄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朕命皇太子監國其所裁決庶務須令六科逐月類奏且如賞一人由何而賞罰一人由何而罰或罰而復宥皆須詳錄奏來勿有所隱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朕簡爾等輔導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如一賞一罰皆出

公當庶足服人苟有不當為天下所議爾等其夙夜盡心以副朕懷

○八月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禮畢上從容謂廷臣曰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皇考法古為治啟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脩祀著為常典朕今舉此亦惟體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務庶幾克臻其效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長孫

勑原吉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將紹承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

○丙午北京耆老車駕北征將發詣朝辭上諭之曰朕此舉為安民也父老有子孫親戚從行者皆當訓勵之使奮忠勇樹勲名渠能卓然有立亦將於爾有光若出外而撫循之惟朕在爾毋庸憂皆歡呼萬歲命禮部悉賜耆老布鈔

○七月丁卯遣使賚制諭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勑諭琥曰昔爾父鎮甘

肅撫輯有方軍民安業爾其體朕之心踵父之行恪勤夙夜毋恃貴戚驕傲以凌人怠慢以廢事務宣朝廷德意使邊境晏安人心悅服則予汝嘉欽哉

○八月丁未陞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俱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使賜勑諭之曰爾昔從朕靖難多歷艱難論功行賞已報爾勞比從朕北征胡虜復效勞勤今録爾功陞為都指揮使任邊閫之重爾益勵厥志修厥職俾奸宄屏息境内乂安庶幾永保禄位傳之子孫如或恃功玩法廢曠職業干犯憲章國有常典朕不忘爾功爾亦毋忘朕訓欽哉自是從征官陞職都司者咸以是諭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乙丑

上諭右順門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曰為朕養民其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察懲勸考察按察司又係於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慎如卿等不能舉職即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令能盡職哉其勉之蓋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罷黜之

○永樂十年正月丁未陞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為趙府長史勑曰朕子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行多愆禮度今簡爾等為長史宜悉心輔導諭以德義使博究經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屏絕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歸于正以承藩輔之重

祖訓云凡國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輕以負朕委任之意

○十一月乙酉陞郎中李冲等為各布政司官御史李時秀等為各按察司官

上諭之曰佐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厚戒刻剝上不損國體下有利於民庶幾不負所命若逞貪虐民瘵官廢事身名俱喪矣其往勉之

○永樂十三年正月辛丑勅諭天下大小衙門來朝官曰治天下之道君總於上臣分職於下（上下相承）體統不紊故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斯道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于治惟盡

乃心惟敬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相報施無爽尚慎之哉朕所畏者天所保者民所資為理者賢才古之賢人君子為德為民功加于當時名垂于後世爾尚以為法夙夜祗慎用副朕保民致治之意欽哉既諭榜午門之外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以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監察御史吴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問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

執之郡縣官有闒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状来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来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十六年正月癸丑時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官吏来朝六部都察院及六科給事中交奏其職業癈惰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皆不問賜勅諭之曰朕承天命紹鴻業夙夜孜孜圖惟安民于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遂究惟厥咎皆謂有司不得其人夫民者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人君不能獨治則必建官分職以共治今爾等坐視民窮恬不留意小大蒙蔽悉不以聞獨不畏天地鬼神乎

繼今能改過自新革貪為廉革暴為仁上體吾心下撫百姓使百姓皆得其所則可以永享爵祿保富貴矣如復不悛而違命厲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蕃息又多餓死則牧者必受譴責況受牧民之寄者乎福善禍淫天有恒道賞功刑罪國有常典其懋勉之無怠無忽

○五月戊辰除授代府長史紀善等官賜勑諭之曰朕
皇考法古為治衆建親藩以屏國家朕弟代王受封西鄙今授爾等代府長史等官職專輔導宜悉心匡贊講論正義助王于善德將王有令名爾有榮焉苟惟依阿曲從不能輔之以正而陷王於非義國有常憲爾其勉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癸丑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勅曰今命爾等分歷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利之未興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吏蠹法厲民者黜之守法愛民者旌之爾克副所命致民安于田里而無飢寒愁嘆之聲則予汝嘉如又狥私蔽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軍民休戚不以究心將爾之罪亦不可逭欽哉

戒近習

○永樂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糜費食米今四方望

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飢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永樂四年五月壬辰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亦勑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永樂五年六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官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
寶文書朕即位以来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嘗命内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為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為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来傚傚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為所在軍民官都不奏来此亦與胡藍齊黄欲壞國家

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一員經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永樂十年七月癸卯

上謂都察院臣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閒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可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武備

○永樂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懲

上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阯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創昔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祿賞及其子孫不幸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

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敵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由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别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臣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力

太祖皇帝之制武臣子孫世襲其職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撫敉有軍功者子孫亦得優給爾等不可稽違國家能體恤下人然後得下人之心毋以四方為事而於將士之家恩意或有不周

〇永樂十年十一月戊子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今武臣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年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先是上以襲職子弟生於豢養習於驕惰不閑武事濫嗣祿爵無益國家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試不中戍煙瘴之地以警勵之至是寬宥之命從舊制又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其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〇永樂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下男補

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士操練屯種怠惰不力分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督視諭之曰朕即位之初于操習屯種已有定法然久而玩玩而廢數年以來徒為虛文爾等往考其實操習者必觀其騎射擊刺之能屯種者必視其儲積多寡之實悉具來聞以行懲勸庶幾振起頹弊爾等亦務廉公乃稱任使

○十一月辛亥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沂邳淮安

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整齊隊伍必嚴肅

太祖高皇帝時常操練赴京比試閱其能否朕即位以來屢勅天下整肅軍伍及有征調精壯者甚少勅至即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户統領以明年春陝西甘肅官軍駐真定餘悉駐德州操練俟赴北京閱試

○永樂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諭行在五軍都督府臣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非徒使食祿而已期為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習一旦有急臨陣對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軍官悉令成國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者別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猾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時戎部整肅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王綱解紐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

業嗣位以來夙夜惕厲唯蹈宋元覆轍以墜

皇考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

國家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逸者不追究死亡者不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買放取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回所取軍十無一二至若猝有緩急無從調遣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不存恤軍士不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宜監古人之淂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武衛有嚴奸究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備邊

○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嶲衛番賊不

時出沒請調軍勦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輙欲興兵殊不思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況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勑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寧夏多屯所或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集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一

事朕遙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籌

○永樂五年四月甲午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有内使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内官内使往來無勅旨者皆勿聽信

○永樂七年六月戊午

上謂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池為固今胡運雖衰鼠竊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須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若城池堅完巡邏不怠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今秋氣將至當嚴備之際懷安衛宣府

前衛萬全左右二衛城池有壞者宜令軍中併力修築不可緩更須申飭邊將善撫士卒訓練齊整上下一心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務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永樂十一年六月辛未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

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七月甲辰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曰邊境不可一日無備于農隙而不圖猝遇寇至何以濟事其令諸處修築烟墩高五丈必堅如鐵石庶幾寇至可以無患

○永樂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通往宣府大同閱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
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其精擇之又曰指揮千百戶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上諭之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為所誘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勑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為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瓛鎮甘肅皆遣勑諭之

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問兵部尚書劉儁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曰比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疋

上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為最重本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蕃息之效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盖民不得私畜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為群民有亦國之有其榜諭天

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永樂六年十月壬辰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弊民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永樂九年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近聞置

[illegible]坊繫維之如此牧養拂逆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

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諭將帥

上初舉義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貴蓋
上以安
宗社清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權作難假君命滅親藩危
宗社驅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奸臣數人耳爾衆慎毋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失則

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有亂時無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懲之

上義兵至江上將濟誓於衆曰予及若等之來不得已為救禍計且上為國家下為生民賴

天地

宗廟垂祐護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夫困獸猶鬬不可不慮京師

宗社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守法循理慎勿縱恣但持兵來拒者殺無釋此外秋毫不可有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軍都督府同知韓觀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賜勅諭之曰廣西蠻

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年二月壬申朔勅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辜故但遣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得奏知彼不悛前非殺死弓兵里長及邀捉巡檢如此即不可再以理諭必發兵剿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遺民患但今農作方興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得擾

害善良有誤耕種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為惡即解赴京來如係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傷天和又勑濬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士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濫及無辜切須戒之但有誤傷良善一家及妄虜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為賊屬者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令擾害良善

○八月癸巳清遠伯王友奏獲海寇初友承命陛辭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奏募得百姓嚴寶等授以

聖策令捕獲寶等得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掠貲物

上覽奏喜遣勑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

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羲寶等有獲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為用矣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禦侮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若捍禦攻戰所資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綏屯田者儲蓄之本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克足其加意修葺若完城堡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慎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況爾等爵祿富貴或由父祖之功或出于已身之勞當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掊刻貪虐

於下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淂矣敬之念之無忽朕訓

○二月辛巳廣西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奏桂平等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剿捕

上賜勅諭之曰朕命爾鎮守一方期於撫綏其民悉使淂所非專以兵為威也桂平等縣小民為亂或者迫於有司誅求不淂已逃匿行劫苟圖自存蓋未可知宜遣人分諭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兵未晚

○永樂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內難功賜都督都指揮誥命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己之勤勞亦必由祖

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父母而爾等淂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于祖父母然後可為良臣可為孝子順孫凡人富貴淂之難保之尤難不可怠縱也

○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

上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我

太祖高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始終一誠我國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煃死其後三王皆為賊臣黎季犛父子所弒篡奪其位更易姓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劫賊害不辜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逐歸命朝廷賊乃偽陳

詞欵請歸奉之為主朕推誠不疑資遣還國彼包藏禍心又紿殺之侮辱朝使傷害官軍淫刑酷罰暴征横賦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必獲其脇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軽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淂即擇陳氏子孫

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
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首受
命復遣使賫勑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効勞勤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越等
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克盡忠勤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僨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狃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壬辰浙江各衛指揮從征安南者陛辭

上曰發兵爲誅暴誅暴爲保民爾等必戒約軍士經過無秋毫犯民軍士饑饉一出民力民勞甚矣不宜復侵擾之既入安南之境當區別善惡毋致玉石俱焚蓋國家出師以行弔伐將帥卒死必嚴紀律弔伐以施仁義紀律以戢貪暴如貪暴不戢則仁義不行宜勉盡爾職以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戮一人雖建奇功不淂贖罪

○癸巳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爾爲副將總兵官有所調遣相機審勢如無妨碍須應調或總兵官遙度與爾處事有所妨或正與賊相拒或道路梗塞勢難赴之即明

白具報不可故違以傷和氣將師不和取敗之道爾宜慎之

○丁酉諭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由廣西左副將軍兵由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爲欵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飢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擇利而行朕不中制也勑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八月丁亥朔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國僻在海陬自昔為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能制之歷宋及元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然宋元所以無功者蓋由將驕兵懦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遣出遊騎於嘉林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于千騎晝夜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遙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十月丁未聞成國公朱能道卒命征討安南右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仍以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率師征安南勑諭之曰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率師北征遇春卒于柳河川文忠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爾等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秉此冬月瘴癘肅清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勲名以副朕之委任

○永樂五年十一月癸丑勑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今交阯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剿滅然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凶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俘驅入內地或為民或為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勑左副

將軍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

○永樂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曰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夕今朕躬行天討爾等皆材武之士嘗從朕立功矣今日之舉更共攄謀奮勇驅除此虜以永享太平唐薛仁貴本龍門一布衣太宗征高麗應募而出高麗兵二十萬拒戰仁貴着白衣奮身獨先所向莫當諸軍隨之以進遂敗高麗太宗召見嘆異授游擊將軍嘗自言朕得遼東不足喜所喜得一名將耳大丈夫挺拔自奮如薛仁貴豈不快哉人生天地間當志氣卓立使智出萬人勇冠三軍德被生民名垂竹帛豈可尋常與草木同朽爲爾等勉之誠能建立大功

高爵厚賞朕所不惜若懦怯無勇或失機僨事軍法具在朕不爾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次鳴鑾戍大閱名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內難者有襲祖父之職者亦有順天道來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壯今海宇清寧四夷嚮服獨此殘虜梗化數為邊患爾等相與協力驅除之

太祖皇帝鴻業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享萬年太平之澤因言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狄青之徒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今談者想見其

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之難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皇帝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為

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舉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来豈足為用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績毋為文具虛應故事耳

○永樂十年七月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奏請修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賜勑報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人人少則難於

守備多則難於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防一二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如何爾更熟議以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庚戌

車駕北征駐蹕興和勅大營及五軍諸将曰軍令嚴則人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今或朝發一令而夕不下聞此不嚴所致将士効力而名不上達此不明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令傳令官即騎馳報各營将校有功者紀功官隨錄以聞其有作奸及慢令者亦錄來聞

○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豊城矦李彬佩征夷将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且諭彬曰交阯本中國地其人皆

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於夙夜爾久事藩邸忠厚淳飭簡在朕心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為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樂十六年六月戊戌勅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為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為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為法欽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廣寧伯劉榮充總兵官仍鎮遼東陛辭

上諭之曰爾起自行伍從朕靖內難勦胡寇多效勞績暨守遼東修飭邊備慎固封守俾朕無東顧之憂可謂勞

矣自昔人臣勤於前者或怠於後善於始者或不能保終爾其戒之朕惟不忘爾初爾益勉圖厥終

○永樂十八年三月己巳朔勑安遠侯柳升曰今命爾領兵捕賊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須嚴約束士卒毋縱剪伐桑柘撤毀廬舍發掘墳塚殺害寡弱剽掠貲畜以擾吾民蓋國以民為本不能撫循而暴虐之是傷其本爾宜體朕至意

○壬申勑總兵官安遠侯柳升曰賊屯山寨其衆雖少然蠆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鳳輕進致敗不可不戒困之之道但斷其汲道防其走逸晝夜勿怠而已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隰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庚午

駐蹕隰寧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駐蹕西涼亭

上申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淂喧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淂妄動冦或遣人口馬駞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為所餌

○癸酉

車駕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淂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

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令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辛巳

駐蹕威虜鎮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在營中此心未嘗自逸每出一令必審思而後行古人云將者國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爾等宜體朕此心果朕所行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即面陳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駐蹕宣府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時積陰初霽諸軍部伍整肅旗旄戈甲精彩鮮麗

上悅顧侍臣曰軍容固盛然必將有謀士有勇小大協心乃克成功

○甲寅

車駕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公二匹侯伯都督各一疋

上諭之曰古人克敵制勝多藉馬然必調息有素不然雖有蕭雲追風之才不濟於用爾等所領騎士亦宜精熟訓練庶幾得力

○庚申

駐蹕萬全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憚勞勤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為中國生民計也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下一人奮軀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貫日月其歿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

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且偷逸不能慨然思奮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隳敗乃功名國有正法朕不汝貸汝等勉之

○乙亥

駐蹕沙城寧陽侯陳懋奏請進止

上遣勑諭曰朕既命爾為前鋒軍中諸事宜自審幾而行豈朕一一所能遙度但晝夜慎密不可疎略當以古名將之事自勉更杜絕憸言庶不悞事

○九月辛丑

駐蹕西陽河命叅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成蘇火耳灰柴永正李謙等率騎士三千探虜聲息

上諭之曰孫軍遠出前無應援若三千人一心雖有勍敵數萬猝至可以成功若將無謀士無勇上下離心雖擁數十萬之衆秖就擒耳卿等從朕征伐皆百戰不挫若今深入覘虜若虜有可乘之機能出奇擒獲時汝之功昔唐李靖以三千輕騎克復定襄威震北狄卿等豈可多讓古人其往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陽武侯薛祿率兵討湖州府叛寇

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脅從者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得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

必有陰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車駕征阿魯台

駐蹕開平

上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今罪人惟阿魯台其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丙申

駐蹕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撫士卒

上起義師由舘陶渡河遇一病卒仆于地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頓首聞者亦皆感悅

○永樂二年十二月丙戌

上因言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淂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淂其力者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士瘠產薄未冬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也宜視腹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

罪諭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

○永樂五年六月庚寅賜征南軍士家鈔各五錠

上語禮部臣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瘴之氣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永樂七年五月乙未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交阯弗靖久勞士卒屢涉寒暑雖糧餉不乏而衣屨敝壞夫欲人効力而資用不繼何以責成功其令廣東廣西江西四川製衣鞋十萬往給之原吉進曰昔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而撫之三軍

之士如挾纊彼感人以言尚如此

陛下施實惠誰不思奮交阯餘賊臣知其易平也

○永樂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龍山勅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征備極艱難古人為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滋味凡軍中所獲牛羊及光祿寺上供米麵諸物悉均給士卒

○六月壬子

駐蹕玉潤山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士卒從朕征戰今旋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困如此若不收

恤必致流離遂命中官周視營內外將士有病悉給醫藥仍命諸將善撫軍士之有病者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苦也

○永樂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

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盖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稽緩

○永樂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駐蹕清風頓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瘥者遣人護送還鄉全休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淂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永樂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則慮其飢衣則慮其寒惟恐有所失若蓋風雨寒暑飢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為文具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己卯

上北征駐蹕開平適雨卒士有後至而霑濕者時其地尚寒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

郵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四終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報功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聞奉天征討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勑諭之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蓋由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此豈一日所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悔不亦過乎嚮戰鬬之際雖遇小捷咸即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為詭妄以速愆尤庶幾公道明人心服

○十月丙辰享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為令

○永樂六年六月丁酉濟陽衛故指揮同知遂兀剌亦之子原成既襲職目青不能視事兵部侍郎方賓奏請罷之

上曰有疾其職可罷其父有勞祿不可罷與之全俸俟有子長成仍令襲職

○永樂八年四月丁酉

車駕北征駐蹕清水源撫寧縣老人張甫通遷安縣老人何彬督運皆至

上聞而嘉之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忠義之心人人有之此兩人皆以白衣隨軍督運而所領之衆如期皆至非撫綏有道豈能得其如此凡有功者賞朕何愛於一官可皆授本縣縣丞免視事使優游安佚以終其身

○永樂十年六月庚午兵部尚書方賓等引奏奉天靖難故官子弟比試襲職

上可之已而復召賓等諭曰朕適見所引故官子弟比試者不覺愴然蓋初舉義之時其父兄忍飢冒寒艱苦百戰不幸有死於戰陣或歿於疾病今觀其子弟皆孱弱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不閑武事而因是絶其俸祿無以自存矣今可令襲職給全俸俟長成比試不中

罷之未晚

〇永樂十五年七月甲戌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言幼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應襲

上曰命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臏既刖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卽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〇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壬午陞山東安丘縣知縣張旗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縣丞馬掞爲右參議幷賜鈔幣襲衣先是反賊賓鴻等攻圍安丘甚急城中素無兵備旗倉卒率民男女嬰城死守賊不能攻而官軍繼至賊

欺走事聞

上曰將帥虐民縱賊縣官能禦賊保民人但堅志奮力何事不濟旗等宜寵異之故有是命

恤舊勞

○永樂三年正月庚申

上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嘗同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為庶民且不可況人主乎

○永樂四年四月丁卯鴻臚寺臣奏順天府老人三十餘

人謝優免稅糧
上曰耆老遠來不易光祿寺與酒食禮科與道里費遣歸
進諸老人諭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供給勞困
朕未嘗忘之比歲農種如何民力稍復舊否諸老人叩
首曰仰賴
陛下鴻恩蘇息調養漸復舊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屢欲來但念民力未復恐重困
之今若等歸諭勉鄉人子弟勤力務本相勸為善毋為
不善斯汝耆老之職復叩首謝
上顧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
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永樂六年六月庚辰諭北京文武羣臣曰北京軍民數年之前或効力戎行或供億師旅備歷艱難平定以來勞悴未蘇比以營建北京國之大計有不得已重勞下人然隱於朕懷不忘夙夜屢勑諸司務隆體恤而任事之人略不究心驅迫嚴苛貪漁剝削致其窮悴赴訴無所以應得其實悉寘于法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其民之流移來歸者免賦役三年奉天靖難始終報效之家厚加存撫爾等其恪遵朕言違者不宥

○十月丁酉勑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欲於望昌易取西平侯家所畜善馬以充孳牧昔

太祖高皇帝時勳臣之家皆令畜馬蓋相與共享富貴之意朕遵承惟謹爾此舉雖出為國然非朝廷優待勳臣之道其止勿言

○永樂七年三月丙寅勅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軍民昔同艱苦供億饋運城守攻戰萬死一生朕未嘗忘之今巡狩至此宜加恩澤凡奉天征討將士及始終報効人民除十惡強盜不原其餘有犯不分已未發覺皆釋之已發充軍者官復原職軍還原伍民還原籍

○永樂九年正月辛巳順天府香河等縣民奏所收官草因雨浥爛而法司坐以侵欺責償甚急乞寬卹

上曰北京近縣之民朕昔用兵終供餽雖勞不厭今國家無事縱有侵欺猶當以前勞宥之况無侵欺可枉之乎特命釋之人賜鈔五錠為道里遣還

○十二月乙未雨雪寒甚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諭曰昔奸臣構凶朕率師征討當風雪苦寒之際將士有墮指裂膚者而勇氣不衰今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適對此景思昔艱難惻然動心凡諸靖難將士各賜之鈔都指揮人三百貫指揮二百五十貫千戸衛鎮撫二百貫百戸所鎮撫百五十貫旗軍百貫故官并總小旗父兄嘗在軍中凍傷者皆如例

○永樂十年六月癸亥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

上曰濂名儒事

皇考於開創之初嘗有勞矣其子孫雖奸惡之親而論濂之勞當宥可宥之遣歸

○辛未命禮部賜奉天靖難子孫襲職者鈔都指揮襲父者一百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與賞者金吾右衛指揮陳興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顧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難亦當同享安樂而今有已歿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職豈能悉浔其所非在

宮中對諸子諸孫甚樂因念及諸將子孫心不能已故

加之恩蓋朕於一飲一食之際未嘗不思艱難之時學士胡廣等對曰

陛下所以得衆心保洪業蓋在於此

保全功臣

○永樂四年二月己卯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永樂五年十二月甲午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勑旨頒賜武臣復諭之曰

自昔人君有天下皆賴將臣以靖禍亂功成治定則期

共保富貴以貽子孫然往往不能保全而至於覆敗蓋亦為臣處高位者易至於驕縱冒刑憲者多至於怙終人君代天理物賞善罰惡一出至公苟有毫髮偏徇則何以服天下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子孫功臣有犯必訓飭再三不悛然後寘于法雖在親舊未嘗曲貸當時天下之人咸謂

太祖英明剛斷至公無私朕纘承大統卿等宣力事朕誠願相與謹守憲度共保富貴而君臣之間事有難處蓋盛滿之餘驕縱于法置而不問則違

祖宗成憲處以法則若朝廷少恩今以

太祖戒諭功臣訓勅備錄于前爾等遵之則福臻違之將禍及必然之理敬之慎之

○永樂七年七月辛巳書諭皇太子曰比巡狩北京道經昔日戰場追念往事愴然寒心又念諸將相從者皆欲保全扵永久然人情貴則生驕驕則作過及犯而宥之則在法罪之又傷恩反覆思惟不若先事致戒君臣之間淂保始終今以
太祖高皇帝戒諭功臣鐵榜及律條定制并近所授勅諭通錄之人賜一本俾時覽省以保富貴其在北邊者皆已頒給在京師者今發去至即給之爾扵此亦可以知保全功臣之道也

○永樂十九年五月壬戌給授陽武侯薛祿惠安伯金玉永順伯薛斌鐵券并封贈其三代誥命

上謂祿等曰卿等朕久勤勞亦多所以致此不易矣但人情位高易驕祿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艱則安榮始終傳及後嗣勉之勉之

恤刑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

上謂刑部都察院臣曰前勑法司令囚人入米贖罪以省轉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憂感而死者朕欲生之乃速之死非朕本意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

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塩杖罪輸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與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寔授無成仍坐原罪

永樂元年十月己酉大理寺卿薛嵓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决

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書慎刑之意授之使論决之際詳擇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十一月戊寅錦衣衛臣奏抵殊死罪一人請決
上審知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興州且諭刑部尚書
鄭賜等曰人無不可為善此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
矜其情故宥之使屯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
人耕可以食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
可矜者准此例

○閏十一月甲子

上因與侍臣論慎刑
上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未嘗
不反覆究思稍有一毫可生之情即從寬貸猶慮獄訟
不得其平故嘗勑諸司慎卿又曰往年朕躬臨戰陣見

所俘獲亦未嘗輕戮一人况今日為天下之主可妄殺
哉

○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奏福建送至亂寇若干人法當
棄市
上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信則後來者之路
塞矣俱宥之謫戍邊錦衣衛臣復奏寇有婦女一人本
務掠得之今已為妻合當俱發邊
上曰本吾良民不幸為寇所掠可釋歸原籍

○永樂二年四月丁丑
上諭三法司官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
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在京府六部六科協助

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皆令出獄聽候復諭之曰古人治獄每於死罪中求生道今不可使罪無大小皆淪於死地刑罰公則民畏刑罰濫則民玩不可不謹

○九月丙寅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縫夾皮為鞭灌桐油其中以決罰人罪當杖

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柔韌蓋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用皮鞭又灌油其中傷人甚矣用心殘酷如此豈可使長人杖之仍罷其職

○十月丁酉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錄囚

上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人之耘為去根

勢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因已皆出午門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　程遠鴻臚寺少卿郁旃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罰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永樂四年五月庚寅

上召三法司官諭之曰朕屢命爾等決獄貴明而無滯明

則有罪不與無罪者同免濫則無罪將與有罪者同困前日刑部言遼東衛官縱軍士往高麗者一指揮專理屯田未嘗與知而一槩逮繫久不疏決至於病危假令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即是法司枉殺之司理之職重民命為本輔君之道施仁政為務爾等任六臣掌邦憲而怠忽若此耳今天氣已熱除犯斬絞罪繫之其徒流以下皆令知在聽發遣庶幾瘐死無及於輕罪

○八月丙辰三法司奏教誘齊王為不軌者數人罪當棄市

上曰既死則不可復生更慎之齊王朕親弟其素性狠愎朕尚不能化之何可盡誅他人再詳審之

皇明寶訓（[illegible]元年二月

〇十一月己卯法司進月繫囚數

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謂刑部尚書呂震大理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皆死罪今天氣寒沍而悉繫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罪俾發遣大辟繫德決

〇永樂六年九月己酉刑科都給事中張信劾奏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有瘐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數命法司無滯獄即汝為稱職乃視人命如草芥遂召尚書呂震等切責之曰汝坐享厚祿而飲酒嬉〻不事〻罪人無輕重駢死獄中汝不卹汝不畏鬼罰不畏朝典耶期三百除大辟罪餘雜犯死罪以下悉

踈決違者不宥

○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上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一有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汙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拷掠吏不勝即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

遣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二百餘人寧無一二人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閏四月丙辰行在刑部都察院錄囚

上諭侍郎吳盛等曰古人[illegible]斷罪必出至公謂之欽恤者欲其致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後來之弊如楚伯州犂高下其手以敎繫囚漢張湯舞文巧詆操縱任心是非失實枉直倒置卿等宜用為戒務存公道今輕罪已定例發遣重者必五覆奏庶合古人欽恤之意

○九月壬申

上諭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明刑慎罰朕之本心是是非非爾等當究情實隋煬帝時盜發令於士澄捕之牽連二千餘人悉論死大理丞張元濟怪之推尋多非真盜但以謗笞不勝自誣服其間真為盜者五人而已而以被旨斬決不復執奏並殺之煬帝固無道然元濟等之罪亦大矣朕數戒爾等存矜恤須體朕此意必循至公若違朕言致無罪之人冤抑以死是汝等殺之不有陽責必有陰譴矣

○永樂九年四月癸巳刑部都察院言各布政司按察司所鞫重囚審覆明白者請遣官臨決

上曰雖云審覆明白然能保其中悉無冤乎京獄有冤者

得擊登聞鼓自陳彼在數千里外或有冤欲自陳難矣人命既絕不可續寧緩無急果若有失緩可以改急則欲改無及其再遣人審覆来聞而後遣官決之

○九月戊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朕自莅作以来敬於用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故令再三詳讞必使罰適中而人服爾等雖面承朕訓然聞屬吏因循苟且未盡得中自今除謀反大逆審覆無異決不待時其餘死罪可具疏情犯進来朕詳覽之仍五覆奏然後加刑天地神明鑒臨在上朕不敢忽爾惟欽哉

○九月己卯刑科給事中曹潤等覆奏處決重囚

上曰大辟重罪不可率易論決萬一失當死者含冤無窮

大抵善惡報施理所必有如犧牲天生以養人若殺之過度猶無善報況殺人乎自今遇處決重囚既覆奏仍錄所犯之情封進朕燕居得詳觀之俟封進之後有命然後決之

○十一月丙子刑科都給事中曹潤等言日者上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勅近臣就獄審錄輕即釋之臣切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瘐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死於無辜其三法司官皆宜明彰國典以戒将来

上召法司諭之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況人命乎爾等不體朕心寃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耶姑記爾

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决放重罪當繫者亦須矜卹無令死於飢寒

○十二月辛丑勑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聖王治天下未甞廢刑亦未甞毫髮不慎朕屢諭爾等詳慎刑獄非極惡重罪者遇盛寒暑必存卹之比聞徒流以下往往有死於獄者又蔽不以聞夫殺一微物有陰禍人命甚重爾等怠肆如此天監在上其能免乎已往之事姑宥不問自今致勤夙夜無蹈前過苟復蹈之國有明憲

○永樂十年十月己未勑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出繫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因諭之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存矜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

必留於刻々吏必為朝廷斂怨於平民卿等不宜有此

有此者宜速改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己巳勅諭三法司官曰爾等職典刑獄讞議之際必務詳審罪入大辟者先覈情實來聞而繼以五覆奏必不可恕而後誅之則死者無憾爾宜夙夜敬慎毋為深文苛察毋以愛憎為操舍務使法平訟理以副朕欽恤之意其或肆情狥私罰及無辜雖或目前苟逃刑憲天地鬼神鑒臨在上不爾貸也爾其省之

（）癸酉行在刑部奏決囚其間有於律雖輕而論情則重者請寘重法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辰命法司及北京行部錄囚
上諭之曰方今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决放無辜者並受
幽縶飢寒瘦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成獄及所疑者進
來朕親閱之

○永樂十三年十月壬辰法司奏冒支官糧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奏
著為令

○永樂十四年五月甲午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山西
廣靈等縣山寇劉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
上謂行在刑部臣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飢寒或為官府

虐害不得已相率為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發交阯南丹奉議河池向武五開銅鼓各衛充軍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庚辰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

上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朕屢詔爾卿然慮在外諸司罔體朕意濫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尤須敬慎不可輕忽

宥過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陞都指揮使景福為右軍都督僉事都指揮僉事薛貴為後軍都督僉事徐甫為

浙江都指揮同知並加賜賚初上陞功臣福等以有罪不預至是上謂兵部臣曰諸將士從朕征討出萬死一生一資半級得之良難而武人不諳禮義易於犯法朕既棄過錄功即可如例陞賞於是福等皆預恩命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於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效勞後出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為盜賊改過無由可即差人齎勅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革心悔過各復厥

役庶幾父母妻子相安於無事若執迷不悛發兵剿捕禍及闔家悔之無及

○六月丁卯泉州衛金門千戶械送所獲海島逃民至京師言其數嘗劫掠海濱請誅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於飢貧不然則有司失於綏撫逃聚為盜蓋非得已命釋之且問曰尚有逃聚未歸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齎勑往諭之勑曰爾本國家良民或因於衣食或苦於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死人之同情帝王體天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已獲者悉宥其罪今就俾齎勑往諭爾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還復業安土樂生共享太平若

執迷不悟失此事機後悔無及其後勅書至彼皆相率來歸矣

○十月乙丑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朒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逮治

上曰人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促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永樂二年二月戊寅大理寺臣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請論違例律

上問工部臣曰小秤之禁已申明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

榜諭於市否對曰未

上曰官府雖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則不犯令不從則加刑不令而行之不仁其釋之

○三月己巳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為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

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四月丙戌車里宣慰使刁暹答遣人謝罪初刁暹答擅發兵侵威遠州地據其州官事聞

上命西平侯沐晟遣人諭之如其不悛調兵勦滅於是刁暹答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弟刁臘等詣京貢馬及方物謝罪都察院臣奏宜先下刁臘等於法司而後遣問刁暹答庶幾以示懲戒

上進都御史陳瑛語之曰蠻夷禽獸之性稍不相得輒相仇既能改過即已不必與校今改過而復罪之如其不改何以加法遂已

○甲午勅諭廣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曰往歲都督劉參鍾均道已死朕即不復究理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剿捕事之未明不足深究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為患且人孰不欲為善間為不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務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能不為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今九夷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授以名爵苟鍾均道果不死能幡然

遵

太祖皇帝待杜回子之道處之豈忍

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鍾均道南雄韶州諸郡之間聞
上即大位遂潛伏無踪跡其黨亦散相傳有言其未死者終無實驗云

○永樂四年二月癸未勅諭八百大甸軍民慰使刀招散曰前以爾不恭朝命阻遏使臣遣使發兵索左右為惡之人且諭使者爾能伏罪止兵勿進兵初入境爾遣人悔過請罪使者遵命回軍雲南今念爾幼稚且念八百之人皆朕赤子已悉宥不問繼今宜改心易慮上順天道毋懷譎詐以蹈前愆庶幾保土安民永享太平之福

○四月甲子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學官當杖

上曰姑皆宥之侍郎楊砥等復言此定法也宥之無以示懲

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易行不可槩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寃姑宥之生員遣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五月丁酉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勅晟曰都督程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

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為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六月丁亥先是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詣天津衛所部海舟必約日同發不得先後違者治本舟部運官罪至是瑄遣人奏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雖同日俱達亦無所損然違同發之約應罪各舟部運官以戒後来

上曰姑宥之顧謂侍臣曰始患海寇為患故勑令同發今

已濟而無損雖違約當懲然海道甚艱其功可以贖過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赦過之不暇何暇功哉

○十月丙辰先有吏科給事中犯法繫獄至是其父代陳情願改過自效

上命釋之仍諭之曰再犯不宥矣已而顧侍臣曰被罰不悔則為惡之心確知罪思改則向善之心萌故許其自新而戒其再犯侍臣對曰昔聖人於怙終加賊刑正謂此也

○永樂七年正月辛未復貴州都指揮僉事俞讓官初讓買番人為奴奴殺人叛去事連讓罪應流

上知讓前征交阯有功且才能可用諭兵部臣曰古者用人取其長棄其短故無遺才而有成功人孰無過亦孰無良心上能寬假之下亦必思悛故秦穆公不廢孟明卒勝晉而興霸業朕嘗愛惜人才苟有所長必不以微瑕棄之今讓之罪惟不能檢束奴耳可恕遂有復職令從

○永樂九年三月丙子直登聞鼓給事中言有縣官以贓罷謫戍邊擊鼓陳者

上命三法司審之曰無令負寃三法司訊之其人言實受贓蓋年踰七十昏眊致此不敢逃刑惟

上天地大恩幸垂哀憫當改過自效三法司以聞

上曰老而不戒淂無足卹但臨罪能悔可恕姑原法宥之然其年已七十雖改過無所用令還鄉為民

○己卯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於律凡盜當黥發戍邊上問黥未對曰已黥上曰朕嘗命爾等罪當黥者具所犯來白若情可矜憫者免之蓋黥即為棄人欲改過無由矣況盜勸善書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不以道耳豈可比盜財者槩黥之其免戍邊又令錦衣衛去所黥字

○永樂十二年二月甲申兀良哈福餘泰寧朶顏三衛納贖罪馬至遼東勅都指揮王真等每馬予綿布四疋初三衛嘗竊掠邊戍勅令納馬三千疋贖罪至是馬悉至

上曰蠻夷之人服則赦之故命予布

○永樂十六年二月癸巳民有告言湖廣隨州及棗強縣藏各處逃民五百餘户有出入官府蠹政害民者有左道惑衆者有肆行劫掠者不治為患將甚

上曰人孰不欲保聚鄉里為良善此蓋阸於飢寒而有司不能撫綏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諭之歸不須治罪遂命監察御史歐陽和行和至諭以德意民聞

上不治其逃徙罪皆欣欣出首服和悉散遣歸惟出入府官蠹政害民及動衆劫掠者論之如法

○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寅監察御史李偉奏江西新淦縣逃匠畱劍南等聚衆拒捕

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永樂十九年三月丁亥詔諭兀剌部落曰兀剌部落往年冦邊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問自今其頭目人等能攄誠來歸悉授以官初兀剌為土魯台所敗其部衆流散有近我邊境者懼為邊將所執故下詔安之

清釋道

○永樂五年正月辛未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皇明寶訓 永樂五年 上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
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歎曰
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
不可宥此輩皆民螟螣不可蓄育

○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
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為僧者令披剃給度
牒不聽
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
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
必罪

○永樂十年五月丙午

上諭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群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永樂十六年十月癸卯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禮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今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

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碍然後許投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亡命避罪出家者并寺觀住持罪之

懷遠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上諭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來

諭來貢者聽爾其輸之使明知朕意

○永樂元年二月丁卯户部尚書夏原吉言雲南麓川平緬宣慰司土官思倫發原輸差發銀六千九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倫發卒前此有虧欠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後續認者難於為額俟二三年民食給足可令再輸

上曰馭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矣豈貪其利耶止以原額為定增辦者悉除之

○九月己亥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府禁令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鬻於民宜

命有司會檢番舶中有兵器籍封送京師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蹈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賫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兵器民間不得私蓄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遣官

上曰無所鬻則官為準中國之人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沮遠人歸慕之心

○十月甲戌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不聽

○永樂二年二月丁丑

上召毋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顧問彼必不樂侍進曰

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諭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五月甲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遣使貢方物就令賫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逮問

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當懷之此不足罪

(一)九月壬寅初中官往使真蠟將歸有隨從軍三人遁索之不淂國王以其國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且淂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室[illegible]慶此爾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還真蠟尚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遁於彼者或為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不用逆詐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二)福建布政司奏暹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為風所漂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兩國通好是番邦美事其船為風所漂正官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兼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為之修理人乏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十一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上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況

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来者推誠待之耳

○永樂三年正月乙丑湖廣都指揮謝凤等奏招諭答意等五寨生苗皆向化刻箭為誓不復叛亂

上謂掌前府事隆平侯張信等曰蠻夷雖頑獷然亦有信義今既向化當以信撫之稍有侵擾彼將不直朝廷其以所刻箭付湖廣都司藏之仍戒飭有司務盡懷綏之道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

上宴羣臣於奉天門蠻夷酋長預宴者皆起舞稱壽曰臣等生居遐域習見僻陋今日獲覩天朝太平樂事之盛

臣死且有光

上曰朕為天下主使天下之人皆同享此樂朕之心也衆

歡呼稱萬歲

○永樂五年六月癸卯

上問禮部臣近四夷之情何如對曰蠻夷由來叛服不常

數年

陛下懷之以恩待之以禮今皆悅服無復反側之意

上曰朕素待之以誠彼或不誠亦不與校故亦有感激愧

服者孔子嘗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聖人

之言萬世可行

○永樂六年十二月己卯雲南孟艮府土官知府刀交遣

其弟貢象及金銀器皿禮部言刀交嘗構兵攻劫鄰境
譎詐不誠宜却其貢
上曰蠻夷能悔罪來朝可嘉矣往事不足深責命受之而
賜之鈔幣

○永樂八年十一月癸未賜國子監琉球等處生李傑等
幷其從人冬衣靴韈既而從容與羣臣語及之禮部尚
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
時僅聞給廪膳未若今日賚與周備也
陛下聖德前古未有
上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
學哉

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者為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十二月丁未勑諭韃靼太師阿魯台曰爾遣脫忽歹等來言元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爾此心朕具悉之朕奉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來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間脫忽歹又致爾言謂瓦剌之人非有誠心歸附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此寶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寶蓋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為寶則元氏得之當永保天位福及子孫何至衰敗淪落如今哉脫忽歹等回特遣指揮岳山鎮

撫丁全等偕行諭朕之意并賜爾綵幣至可領也

○永樂九年二月甲辰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為指揮餘為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貪殘自昔數為邊患勞動中國至宋歲賂金幣剝及下人膏血卒為大患今既畏服來朝則恩遇之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彌重患亦不得不然

○永樂十年六月辛酉遼東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

上謂戶部臣曰溥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

其即遣人發粟賑之毋令失所

○永樂十一年五月庚寅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上謂禮部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遂賜綵幣表裏襲衣及鈔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傳

○八月乙丑命鎮遠侯顧成充總兵官都督梁福等副之統率湖廣貴州二都司及武昌三護衛所調官軍二萬人勦捕臺羅等寨反叛蠻寇上諭之曰蠻夷叛服不常盡其素性今討之非難但慮殺傷過多耳卿等至境上且按兵勿動已遣人賫勑招諭

如招諭不服進師未晩

○永樂十四年六月乙亥廣東儋州土官同知王賢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馬賜鈔幣遣還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黎人遠處海南素不霑王化今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將困之非存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朝著為令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甲寅

車駕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遣人馳奏仍附進也先土干奏書其略云臣也先土干窮處漠北旦暮遷徙不常又見忌於阿魯台幾為所害者屢矣危不自保仰惟

陛下體天心以愛民今四海萬邦皆蒙覆載生育之恩豈獨微臣不霑洪化謹率妻子部屬来歸譬諸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霑被光華死且無憾謹昧死陳奏

上以示群臣且曰鳥獸窮則依人黠虜亦然但彼既来歸我須懷之以恩即日勅寧陽侯陳懋曰也先土干順天道来歸誠心可嘉宜厚撫綏其家及其部屬其貲財孳畜一毫勿有侵損庶不孤遠人来歸之心勅也先土干曰爾智識卓越灼知天命親率部屬来歸可謂超群出類者矣朕覽奏良用嘉悅爾以誠心歸朕朕以誠心待爾君臣相與同享太平之福於悠久已勅寧陽侯陳懋偕爾同来在途愛重以副朕懷也先土干眷在虜中尤

以黠桀自豪云

○己巳

駐蹕天地寧陽侯陳懋以也先土干及其部屬入見也先

土干遥望

天顔尚有懼色

上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為阿魯台等牽

繫今幸見

陛下是天賜臣再生之日也

上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皆朕赤子豈有彼此天道恒與善人為君體天而行故

為善者必錫之以福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

富貴勿憂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命悉賜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上諭文武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遂賜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饌悉輟以賜之宴罷御用金杯等物亦輟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

不用斯朕志也

○乙亥

車駕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王金忠一騎後隨

上詢其虜中事對曰虜中歸心天朝者衆但為兇渠所制不能自拔耳晚次沙嶺賜忠勇王金忠等酒饌又賜勅勞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身家富貴子孫蕃衍並名青史永遠有光爾明達天道卓然超越於一方天必祚爾及爾子爾孫於無窮芳名偉績又豈呼韓邪突厥頡利之可擬哉爾其勉之忠拜受譯者宣讀訖忠及家屬部落皆拜舉手加額呼嵩歲

諭遠人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勅安南胡奃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為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占城言與爾隣壤爾屢興兵侵其土地殺其人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荼毒夫兩國土地傳自先世而主於天子何得恃強踰越為惡受禍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姑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則兩國並受其福爾其欽

○永樂三年七月壬子車里宣慰使刀暹荅遣頭目攬線思奏率兵攻八百大甸宣慰使刀招散戰

上賜勅諭曰八百小醜負朝廷恩德阻遏使臣肆為慢侮固公義所不容然朕為天下生民主體上帝好生之德

一民失所朕為不寧彼八百為不善者不過首領數人其下軍民皆朕赤子兵行之際寧無多傷況其土官幼弱無知多因奸邪小人教誘所致今已遣使諭其土官改過遷善而索其惡黨乃孟朋等若八百執迷不悛爾等即合兵征之但擒其首惡而撫安其衆無多殺戮仍擇其支屬賢者奏聞立之若其悔過服罪即止兵勿進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雲南守臣言緬甸軍民宣慰使那羅塔擅加兵孟養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請發兵討之遂遣行人張洪齎勅諭曰人君受命主宰天下必明法令一人心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各安其生朕自即位以來萬姓歸心四夷聽命爾那羅塔亦克敬順天

道路修貢撫安一方之人朕甚嘉之今聞與孟養構兵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虜掠其人侵其土地何異狂着之心也揆之國法其可容乎邊臣請發兵問罪朕慮大軍之行濫及無辜今特遣行人賫勅諭爾其易心改慮勉循善道還所侵地及虜掠之人自今奉法循理各守疆場以安其民庶幾可免前罪如復冥行不悛天討必加悔將無及

○永樂九年五月乙酉

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容隆棠碉門二招討興兵侵掠隣境阻遏道路請兵伐之命禮部賜南科綵幣表裏且降勅諭曰天子上體天道以好生為心今

天下來久皆朕赤子撫之一視而無間雖千百中有一二輩為惡造罪然豈可因一二輒累及千百爾以容隆蒙硐門二招討之惡請兵誅之夫兵戈所過必累善良當別遣人諭令改過若其稔惡不悛發兵未晚宜善撫爾民保爾境土以俟

馭夷狄

○永樂元年正月甲辰設普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為安撫辞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着昌安撫迺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濶民稠歲於普安軍民府輸糧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湘滿等驛乞仍設安撫司督治為便

上曰

祖宗大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者豈可執一而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之人旣以為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為普安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戊戌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輙率官軍土軍點進有功則皆賞之宜令一槩操練庶可長久點用

上遣勑諭之曰卿策固善朕慮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役之同於官軍或情有不堪蓋馭夷之道當順情以為治可斟酌行之

○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雲南車里宣慰司土官刀暹荅令其下剽掠威遠虜其知州及民人以歸請發兵討之

上諭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果若不從然後加兵則亦有辭昔

皇考之世思倫發為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諭之彼怙終不悛乃發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夷而遽繩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是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諭之若能格心嚮化不必發兵遂勅晟曰兵㐫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雲南

都司移文諭之如能格心嚮化即兵可止若諭之不悛加兵未晚其訓練將士以俟

○永樂二年四月癸未麓川平緬宣慰司奏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遣使者奏木邦孟養數侵其地禮部臣言宜以孟養木邦貢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蠻夷知懼不敢侵越鄰境

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執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貢之使秪沮遠人嚮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安南胡查奏請還前安南王孫陳天平

上從之天平陛辭奏曰臣亡國餘孽荷
陛下大德煦育生成濟及故國承已絕之宗復已失之位
是使亡魄再生朽骨更肉臣雖庸愚實切圖報尚望
陛下天地父母曲垂顧終保餘齡
上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内有主之故反
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内徒朕為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
朕心爾其明以燭微智以防患仁以恤下寬以容衆庶
無後憂賜羅綺紗衣各二襲鈔一萬貫
○辛酉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言哈密忠順王脫脫為
其祖母速哥失里所逐遂遣勑諭哈密大小頭目曰安
克帖木兒死朕念一方之人無所統屬其姪脫脫久在

侍衛朕撫之如子遂令襲封王爵仍回哈密承其宗祀撫綏其人比聞其祖母以脫脫不能曲意奉承一旦遂出之然脫脫朝廷所立雖其有過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率意不顧禮法如此爾大小頭目豈亦不知有朝廷旅坐視所為而不言耶朕念此事初非出汝等本心故特勑諭爾宜即歸脫脫復其位盡心贊輔之俾善事祖母孝敬如初則爾哈密之人亦永享太平之福於無窮

○四月戊寅車里宣慰使刀暹荅遣使貢馬復遣子刀典受學國子監初朝廷出師征八百元江軍民府遣人助給饋運抵車里之境蠻為其守者阻遏時刀暹荅從征

八百不預阻遏事然懼為元江所攜故遣與假受學之名為質冀朝廷不疑之

上識其意諭禮部臣曰質子蓋世之事朕推誠待人不以此也進與諭之曰爾遠來求學固是美意然使爾父母旦夕惓惓萬里之外朕所不忍夫學之大者為忠與孝爾歸善事父母常存心上忠朝廷下卹一境之人即此是學且歸語爾父爾敬事朝廷之心朕所深知但保終如始決非他人所能間也遂賜與衣服鈔幣命隨貢使同歸

〇十月癸卯先是兵部尚書金忠等言湖廣洪州泊里蠻夷長官司所屬蠻民吳蘭吳廣吳塘華等以妖言聚衆

為亂攻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諭不服請發兵勦之
上曰蠻夷作亂亦常事而兵行不免傷及良善其令湖廣
三司再遣人招諭服則宥之至是湖廣都司言蘭等聞
命皆已從化
上曰蠻夷之人以殺戮為生業豈知有禮義故聖人以不
治治之非大逆拒命豈可輙動官軍馭夷之道既服舍
之可也

○永樂五年十月戊子遣使賫勅諭老撾宣慰使刀線歹
曰朕自臨御以來撫綏遠人無間彼此一以至誠是以
九夷八蠻各供職貢爾受朝命為守土之長而比年以
來不修朝貢何恃而然安南黎賊父子逆天搆禍神人

共怒朕命將出師恭行天討爾不能朝廷敵愾乃與秀犛僭通助之兵象奸詭如此爾罪奚逃即發兵問罪恐傷及無辜今特遣使諭爾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天譴人罰悔將無及

○十二月甲午勅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揮法都剌欲設把總官一員以理政務爾須度其可否及當委用何人朕嘗勅哈密官校惟聽令於忠順王若復置把總官則是又添一王而政令不出於一令出不一則下難奉承爭強競勝亂所由生宜審思熟計具可否以聞

○永樂七年四月庚子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言所轄當

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衆劫掠請發兵勦之

上勅昇曰蠻夷反側不常其來久矣如遽調軍即一方之人並受荼毒宜遣人撫諭諭之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略之昇如

上旨遣官賫勅宣朝廷恩德遂皆歸化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未瓦刺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遣使貢馬謝罪言數年以來仰戴

皇上大恩如天罔極前者不能約束部屬致犯邊境且拘留詔使皆為左右所誤實非本心上負大恩天兵遠臨死罪萬萬今慚懼無地痛自追悔伏望天地大德曲賜

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貢如初

上覽奏曰黠虜尚敢巧言文過羣臣以為夷狄禽獸不足與較惟天德廣大無物不包請姑容之

上曰然遂受獻命館其使

○永樂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剌扎的賴曰朕祗膺

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剌加國王亦思罕荅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鬭勢必俱傷故好兵非

仁者之心况滿剌加國王既已内屬則為朝廷之臣設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輙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隣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五終

明太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太宗寶訓

太宗文皇帝寶訓序

朕聞之夏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周人之詩亦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蓋祖宗所深謀至慮創建法制豈獨以資一世之用哉固將遺後之人於無窮焉傅説告其君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豈守其祖宗之法也

皇祖太宗文皇帝聖德神功配天地之廣大日月之昭明四時之變通帝王之盛近古無倫朕自幼齡恭侍朝夕仰承慈愛之篤訓諭之詳蓋自彝倫日用以至

宗社之重天下之務靡不本末該舉精粗畢備朕拳拳服膺弗敢怠焉若外朝羣臣奏對之際

聖謨大訓見諸政令及誥諭者尚多也今實錄成特命儒臣彙稡寶訓九十五卷六十類合五百八十六條何其盛哉夫一卉一木可以觀造化之妙況若是其廣且悉哉凡世之實用之皆有時而竭不可以長恃所可恃者惟道德之用今是書皆要道至德之所寓也譬諸江海愈挹而愈不窮其潤澤利益於人千萬古猶一日也朕既以存諸心力諸行蓋又望後之子孫皆尊之如典謨遵而行之以至誠庶幾永保

祖宗之洪業茂衍國家生民久太之福吾子孫其欽承之

哉欽承之哉謹序諸篇端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太宗文皇帝寶訓序終